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清風閣  
第十四回 洞房匪友聚會 破水缸做妝台

詩曰： 今日賓朋亂烘烘，紅鸞高照洞房中。

可憐命苦強嫁去，誰知家貧一色空。

話說孝姑在轎內聽見張媽媽之言，二人唬得飛跑。「難道果應媽媽之言，聲名甚好？」住哭凝思：「咳，罷！萬般皆是命！半點不由人！」於是轎夫飛抬，張媽媽押著轎子到了城腳根。媽媽看見五爺說：「請你先出去，讓新娘子到裡邊來。」

皮五爺出去，轎夫將轎抬至裡面。張媽媽說：「升一升，再升一升，升到牀面前再升！」叫我升到那裡去呢？於是張媽媽把姑娘攙下來，先代姑娘把孝服換去，藏在牀底下，要喊五老爹家來。轎夫聽見，飛風將轎抬了飛跑，猶恐五老爹把轎頂搶了去換燒酒吃。張媽媽急了，喊了一聲：「五老爹，快些來！快些借支爵來！」「奶奶我們沒講究，就是杯子混混罷。」即刻叫陶口兀子拿了三個剪邊錢，打了燒酒放下。五爺看見那一首有蘆席四張，家內房子淺坐不下，就擺在城腳根，說：「我們今日早些吃飯！」

再言五爺同陶口兀子提了籃子，一直到了前鄰後店敲門：「我姓皮的找你家老爹說話！」老奶奶說：「我家老爹不在家。」

「你家老爹回來，請到我家吃杯喜酒。你家有傢伙，借幾個我用用。」於是，老奶奶找了一面破大盤子，還有鍋，大小粗細碗十個，放在籃子。又奔第二家去，進了大門，見了奶奶：「你家大爺可在家麼？」奶奶回說：「不在家！」「你家大爺回來，千萬叫他帶了來！」又借了些破東西。他們四門把些分子一一找清回來。

再言陶口兀子將東西放下去了。五爺傍晚回來，叫人打酒，把蘆席擺下，一眾匪友，先看新娘子，後吃酒。眾人說：「老五好一會跌錢，不差事將來你要發財了！」閒話少敘，再言一眾匪友，猜拳行令，一個說，三個和，令共是一樣：

落地無聲是蓬雪，四足能行是個鱉。

要得一變三樣，筍長竹子劈成蔑。

落地無聲是蓬霜，四足能行是個獐。

要得一變三樣，木頭改變做成槍。

落地無聲是蓬霧，四足能行是個兔。

要得一變三樣，棉花碾線織成布。

一眾匪友酒畢飯飽，連五爺家的鍋巴都吃得乾乾淨淨，散去。此刻已點燈時候，張媽媽叫：「五爺進房。」代他換了衣裳，說：「怎麼乾，羞人答答的，怎麼？」媽媽說：「做富貴吃交杯盞，此是百年大事，要緊！」於是，五爺喝一口，媽媽遞了姑娘，五爺說：「他不會吃，待我自飲了罷！」做過富貴，五爺同陶口兀子家去，微賭一刻回來，同了張媽媽吃了晚飯。

再言五爺照看一會燈火，人雖極窮，心內明白，該當後來富貴雙全，此是後話。

再言張媽媽回去安歇，五爺把燈一吹，上牀同姑娘成周公之禮。天還未亮，五爺爬起來，眼一擦，推開蘆巴門到了街上，一直奔西門城腳根，到了又雞王二家賭錢，到曉方回。

再言孝姑見五爺出去，一定做生意去了。早起三光，遲起三荒。此刻不來，是出恭去了。又過一刻不來，姑娘說：「一定被人拉到茶館去了。昨日我聽見到有好幾桌酒，果真名不虛傳。怎怕吃茶去了！」他就睜開兩眼，下牀往外面的一看，不由的一陣傷心，暗暗掉下淚來：「我好苦命那！誰知張媽媽代我做媒，嫁了這麼個丈夫！原來居的草房，蘆巴門。」隨即推好門，坐在牀邊上，呆呆的過了一會，聽見蘆巴門響，姑娘認做五爺回來，不期原來是張媽媽來了。手中拎了一個提盒，裡面一個油轆子，一把梳子，一個油碟子，一根繩子，還有零零星星東西。叫了一聲：「姑娘！」他就到了外面，沖了一個錢水，買一個大肉包子，帶來與姑娘吃。姑娘那裡吃得下去，只得下牀梳梳頭，沒有鏡子，自己走到破水缸面前一照。張媽媽望著姑娘，不由的一陣心酸，捨不得，自己罵著自己：「老騷母，你看依了強氏，自己損了壽了。」說：「姑娘，你莫怪我，皆因你家繼母心腸狠，我也不能盡說。姑娘，只怨你命罷，姑娘呀！我去了，再來看你吧。」說了一聲，走了。以後逢時遇節，缺柴少米，虧張媽媽隨時周濟。

再言孝姑娘見丈夫出去，至晚不歸，一連去了七天，到第八天，五爺回來。姑娘站起，喊了一聲：「五爺！」一把抓住：「你早出晚歸，作何生意？」五爺言：「叫聲奶奶，你真正的好懸呀！你也不訪訪我的底子，就嫁了我了？奶奶，待我告訴，你耳朵聽著了：待我說一個官衙你聽，聽聽真個，我是朝廷逆子的花頭的頑民，鴉子的魔頭，米裡的蠹蟲，按上界燒酒星君臨凡，自稱訛王大帝在位的，姓皮名奉山，插號五癩子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姑娘聽了，哭道：「五爺呀！你道是酗酒、行兇、賭錢、打降，倒不是個無賴之徒了麼？你家中妻子柴不管米不管，叫你妻子問那一個要呢？」「奶奶，你不要嚙唆！你再要說長問短，看我太平拳頭，你試試瞧！我吃酒賭錢，那一個管得我下來？連父母都管我不了，何況你？」五爺大氣，跑弔了。又到又雞王二家去賭，到三鼓時分回來，吃得大醉，直奔城根，大喊：「孤王擺駕回宮，眾大臣閃開！」

再言一宿已過。次日，五爺一亮把牀上的被一摘就跑，可憐姑娘還未起來，也顧不得了。五爺把被拿了，直奔得典當了八錢銀子，連票子賣了七百元，走到王二家，一輪輸得乾乾淨淨，三更方回，吃得大醉，遂睡了。打的是抽牽扭肘胳膊蒼葡萄呼。到了天未亮，又把褥子拉了去，到了典中六錢銀子，票子倒賣了四百文，到王二家，又輸去了。仍然三更，孤王擺駕回宮。第三天爬起來，沒法想，同姑娘開口，姑娘回了他幾句言語，他走上把姑娘簪子一拔，飛跑當出錢來，又賭到三更，仍輸得手裡空空的。街上連人都沒得走了，到了家中，連衣睡下。

此時九月過完到了十月了。數九的天快來了，朔風逼人。五爺自己良心發善說：「姑娘在我家終日忍餓，於心何忍！」爬起來，今日出去弄點東西家來，與姑娘吃吃。他一直到街上，見一個人還沒有走。他就風跑了走，走到了一個豆腐店門口，有一位在塊拉風箱，他說：「我烘烘腳你！」那師父喊了一聲：「五老爹，把腳拿出來！這個臭味難聞！」他說：「漿該滾了！」師父說：「滾了。」走到鍋上，拿了十張豆腐皮自己吃了，說：「借個頭鉢我用！」開店無奈，找了頭鉢把他，他拆了些火，又放上粗糠，把大碗又舀上漿，放了五張豆腐皮，說：「我帶回去與奶奶吃你，今日多謝你店中晦氣！」他奔街上，到了吊橋上，遇風一刮，把頭鉢內火星飛出，撲在五爺膀上，他把手一鬆，頭鉢漿打得乾乾淨淨，獨獨潑在狗屎上。五爺歎了一口氣：「奶奶呀，你好苦命那！」他回頭直奔南門街內，聽見一聲爆竹聲音，想必有人家開店，不免風奔前來一看，又要進店訛粉團吃。且聽下回分解。